



百姓记事

## 大舅家的三棵枣树

□马铭华

得知大舅已于前天辞世的噩耗，心中悲怆不已！三年前母亲走了，我和胞弟前去报丧，大舅和四表弟正在房外大路边槐荫下一石凳上休息。我跪下泣告母亲的不幸消息，大舅梧桐色的脸上潸然流下两行热泪。此景历历在目，犹如昨天！

想起儿时天天在大舅家和表兄弟们一块玩耍，总觉得总也玩不够。外婆说：“该回家上学了，等放假了再来玩。”我嘟囔着不想走，还想多赖几天，因为眷恋着大舅家院中的三棵枣树。

大舅家院中的三棵枣树并没有长在一起，模样也差别很大。其中大院左边挨着厨房的那棵枣树最大，结的枣个头也最大。远远望去，盘根错节，枝盛叶茂。另两棵枣树长得则比较长，相距五尺左右，很幸福地站在一起，活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年轻夫妻——根交错于地下，叶相融于云里。它们所结的果子也小巧玲珑。

但我们比较喜欢那棵粗壮的大枣树，因它的树干在不到半人高的地方就分了杈，很容易攀爬。我们表兄弟几个就像猴子那样在这棵大树上跳东跳西，蹿上蹿下，或骑在树枝上像傻瓜一样挥舞着双臂，或把交错的虬枝当成床躺在上面假寐。玩得饿了，就摘几颗枣子果腹；渴了，就再摘几颗枣子

止渴。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乐趣。

外婆看见了，很担心地说：“别淘气了，快下来吧！上那么高，怪吓人哩！再说枣还青着呢，虽说它的个头长成了，还没有糖分，不甜。等过两天长得发虚了、变红了再摘。”我们就假装没听见，坐在高高的树枝上用劲地摇晃着，嘴里嚼着确实不太甜的枣。

一会儿大门吱地一声，小花狗摇着尾巴迎了出去。我知道这是大舅和大舅母下工回来了，便知趣地从树上溜了下来。

大舅个子很高，长得很魁梧。他虽然没有打过我，但我想他的巴掌打下去肯定是很疼的。大舅走到我身边，把我头上的枣树叶捋了下来。我尴尬地低着头，心中忐忑不安。这时，表兄弟们早已四散逃开，不见踪迹。大舅放下锄头，蹲下身子，摸摸我的脸蛋，笑着说：“别看这棵枣树个头大，结得枣子也不小，但它结的枣不好吃，它叫大木夯枣。想吃好吃的枣，就爬到那两棵树上摘。”大舅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堂屋东山墙外的那两棵枣树，说：“那两棵枣树结得枣子虽然小，但又脆又甜，很好吃，它叫灵枣。”

这时，表兄弟们不知何时又钻了出来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结满灵枣的

两棵枣树旁。看到两棵枣树的树干笔直笔直的，且都是在差不多两人高的地方才分了杈，很难攀爬。再往上望，看到一颗颗灵枣在秋阳里一闪一闪地捉着迷藏，让我们垂涎欲滴。然而，此时只能望枣兴叹了——如果不是大舅在家，我们肯定会操起石子，砸掉几颗解解馋。

午饭后过，我期望大舅快些下地干活，可他偏偏躺在外公生前常用来小憩的小软床上扯起了呼噜。大概过了半个时辰，大舅才懒洋洋地从软床上起来，扛起锄头和大舅母一块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。

大舅和大舅母刚走出家门，我和表兄弟们便迫不及待地飞奔到两棵枣树旁，我们手拿石块站成一排，表哥喊：“一、二、三、砸！”我们同时出手，只见一个又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块飞上了空中，枣和枣叶落了一地。我和表兄弟们像疯子一样奔抢着，我抓住一个，就忙往嘴里放，嘎嘣一咬，真的如大舅所言——又脆又甜！

如今三棵枣树已荡然无存，当年大舅所居住的大院子也被表兄弟们分成了一个一个小院落，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。只剩下脑海里那么一点儿时的记忆。人去物非，这是怎样一种光景啊！

## 神一样的兔崽子

□刘帅舵

前些天收到刚毕业的学生的祝福短信：“舵哥生日快乐。但愿新的兔崽子没有惹你生气，但愿你的钥匙响声没有惊动小朋友。我们是最爱你的十一班的兔崽子！另：全班同学对你穿风衣知道搭配衬衫和鸡心领毛衣，终于知道西裤配皮鞋表示极大开心。”看后心里不禁是满满的感动和温暖，忍不住笑骂一句：“兔崽子！”

三年来，每到生日，上一届的学生都有不同的同学为我祝福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。对于衣服的搭配，我确实从不注意，以至于有同事称我为“混搭王”，真难为这些学生了，忍受了三年。

而“兔崽子”这个称呼，学生已完全接受了，也确实是我骂人的口头禅。和他们风风雨雨斗智斗勇的三年，太多的意想不到让我怒火冲天，“兔崽子”常常挂在嘴边，以致于学生习以为常。等他们毕业之后，我却总是不经意地想起他们，甚至梦到那些总惹我上火的“兔崽子”，那些曾经让我七窍生烟的事情如今却成为我和他们共同的美好回忆！

某次高三模拟考试后放假回家，有学生问我：“老师，还有事没？”我说：“告诉那些兔崽子，把自己的桌椅整理好就可以走了。”等了几分钟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便从办公室来到教室看他们整理得怎样。班里已收拾得



七七八八了，还有几个同学正在整理自己的课桌。回头一看黑板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老刘让我告诉你们这些兔崽子，把自己的桌椅整理好就可以走了。”我顿时大笑：“李籽X这兔崽子，倒是一字不漏地传达了。”

记得高一新生军训时其余班级早已休息吃饭，而我班却因纪律涣散被总教官带着六个小教官强化训练；赵同学和同学玩闹，不小心弄伤了同学，我批假让他们出去看病，结果他和伤者一起上了一天的网，为此，我罚他俩举了一个课间的垃圾桶；杨刀疤点酒精玩造成教室小型失火；某宿舍熄灯后集体喝酒，被发现后叫到德育处处理，处理完才发现他们宿舍剩余的酒菜被其余男生一扫而光……

我还记得他们在文理分班晚会上浓浓的忧伤，高一拉练时在我“爬也要爬回去”要求下的坚韧不拔，高二学校组织的周末大联欢时激情四射，高三拉练时橘子园的兔子舞惹得其余班级眼羡，高考结束后大巴车上的轻松笑侃……我更记得他们在节日里贴了我满满一桌子的祝福，在我生气时来自学生的安慰，在我喝高进班时学生善意的调侃……

这些曾经或忧伤或愤怒或快乐的点滴，我相信在将来都会成为他们甜美的回忆。纵使时光流逝，关于他们青春的记忆仍将是最好的一章。他们对我的记忆，也许就停留在背着大棍子在班里穿梭的场景，我对他们的记忆却是满满的三年，有充实有愤怒有开心有喧嚣，最后统一定格为美好！

当他们到了大学里与我联系，畅谈他们在新环境里的新奇、快乐、充实、空虚、理想时，当他们告诉我现在同学们还很团结仍在密切联系时，我心里是满满的幸福。这些兔崽子终于不用我操心了，他们也终于长大了。

刚过去的元旦，学生热情洋溢地让我报节目，我便报了一个小游戏，结果我发现我的节目在他们制作幻灯片的节目单“元旦晚会end”的后面，原来我只是个替补——又是一群兔崽子！

看到新的兔崽子，想起曾经惹我生气现在让我回忆的旧兔崽子了。

## 背对父亲

□姚大伟

车在动，树在动，脚下的鸡也在动，一边动一边咯咯地叫。两条脱水的红鲤，却冷热不知，一眼向上，静默地看着天。父亲让我戴上帽子，背对着他坐，说风不打脸，人就不显冷了。于是我顺从地转过身来，看到车厢里满满当当的阳光。

那是腊月十八吧，学校还没放假，父亲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说送丈人礼的事，定在腊月二十六，放假了要赶紧回来。还说路上，看中了两只大公鸡，精神、漂亮，错过了，怕是再也买不着了。他决定要买，先养着。

我常年在异地教书，家里的一切，事无巨细，都由他操心。我早已习惯了，他说我听，他令我行。这一次他既然看中了，我便习惯地说行。可在小区里养两只大公鸡，毕竟不是件容易事。妹妹说，两只大公鸡把爸折磨得够呛，前三天不吃不喝，原本图它俩有精神头儿，这下可好了，蔫头蔫脑的。于是想办法哄它，给它听歌、按摩、看电视，让它们熟悉新环境，打消心里顾虑，不要害怕，好吃好喝。渐渐地，它们信了。开始吃食，一顿半碗米。吃完了，缓上劲，便开始扇着翅膀，咯咯地叫。然后尝试着挣脱脚上的绳子。当天夜里还一个赛一个地打鸣，吵得整个小区不得安宁。

一天一大早，我被公鸡叫醒。下了楼，看见父亲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提着两条60厘米长的红鲤。他说，年前的红鲤不好买，必须提前订好，说准时间去拿。价钱定死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说，生意人还语气生硬，一副爱买不买



的讨厌样儿。父亲大概是受了气，站在门前，双脚狠地在写着“欢迎光临”的地毯上蹭了几下。他把鱼放在一旁，四下没有合适的盆，放在浴缸里又太腥。于是找了个洗衣服的旧木桶，放上水，把鱼放在水中，半个背还露在外面。

@ 投稿/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 —— 鹰城网事或投至 yczy2013@qq.com